



乡镇道路两侧摆满了销售水果礼品的摊位。本报记者 李涛 摄

过年本该就这么轻松

不少市民不想再为人情债所累

本报记者 张焜

过年串门只带三瓶酒

2月13日,大年初四,30岁的安丘人陆强掂着三瓶酒出门,向八位从小关系就很好的同学拜年。

说是给八位同学拜年,实际上就是九个人带上各自的家属,在一位同学家聚会。而给八位同学拜年的礼物,就是三瓶他觉得口感不错的白酒,合起来不过150元。

“还有一位同学带来两瓶酒,到了晚上8点多,就全喝完了。”陆强说,这已经是第三年了,每年几位同学都会聚到一起,大家根本不用串门,更不需要所谓的礼物。

与陆强一同参加聚会的同学孙先生告诉记者,也是在一次聚会中,有同学提出了这么想法。因为大家都刚刚成家,买房、买车、养孩子以及孝敬父母都需要大笔钱,这过年送礼确实负担不小。有人提出后,大

家一致赞成,如今,这成了惯例的事情,不仅没有伤同学情份,反而大家的关系更好了。

过年,本该就这么轻松才对。

婚礼红包不用再给了

2月16日,28岁的潍坊市人李煜东也同样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,一位同学现场给大家分发了结婚请帖,请大家在一个星期后参加自己的婚礼。这给同学聚会增加了不少谈资,大家高兴之余,这位即将结婚的同学郑重地向大家通知,关于红包的事情,还是老办法,“大家懂的”。

李煜东说,这位同学的话一说,大家都乐了,随即又干了一杯。他说,这个老办法是2012年春节时大家参加一位同学婚礼时约定的。当时这位同学主动要求还没结婚的老同学们不要掏红包了,以后他也不用再还,只要心意到了就可以。

“春节前后,这婚礼的红包确实是个负担。”李煜东说,2012年他就掏了2000元,弄得过年时回家给父母买点礼物也得精打细算。当那位同学要求大家不给红包时,大家都有些不自在,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。但后来又有同学效仿,大家就渐渐认可了。

“当然,已经给过红包的,还是要返的。”李煜东笑着说,关系好不意味着就占人家的便宜啊。多数同学的父母都是工人、农民,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本不多,一个月下来剩不了几百元钱,这红包能省则省了,大家都懂的。

躲避“春劫”也有尴尬

想办法不让春节变成“春劫”,一些年轻人也选择了逃避与亲友见面,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少送礼或不送礼的方式是否能被对方接受。

2月14日,在北京上班的申浩离开了潍坊。这一次回家,他几乎没有到亲戚家串门。“没办法,如果出去拜年,几天下来,三四千元可能就没有了。”申浩说,他一回回家,母亲就告诉他,他的干姐姐、堂姐以及表姐都生了小孩,作为长辈,头回见三个孩子,他就必须发红包。而作为家中少数在北京工作的人,给少了还不好意思。

申浩说,要是处得好的同学,自己带点小玩意去看看孩子,不用花多少钱也没有问题。虽然几位姐姐与自己年纪相仿,一直很谈得来,但毕竟一年里很少与她们接触,她们能否认可自己的做法很难说。而自己手头要紧,钱又出不起,实在很为难。

“只能躲一躲了,明年再说。”申浩说,不想把春节变成“春劫”,还是得有一个大环境,大家都能“礼轻情意重”的话,也就没这么多的尴尬了。



当年挎笊子 今天拎箱子

本报记者 李涛

过节走亲戚成了“走马灯”

正月初三上午还不到十一点,家住安丘市凌河镇张家庄子村的刘好兰老人已经迎来了四波亲戚,无一例外的是,亲戚们都是坐放下东西就走,都没有留下吃饭的。在卧室内,亲戚们带来的奶制品、八宝粥、营养品堆满了房间。

今年87岁的刘好兰,面对亲戚们的到访,放下东西就走,不禁感慨道,她们那个年代,挎着大笊子装上馒头、火烧走亲戚一直走到正月十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。

刘好兰回忆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景,一个大笊子要装上18个馒头、6个糖火烧、两包点心,男方背着步行去看姑舅姨。对方一般会留下2-6个馒头,招待的很是热情,喝的酒都是用地瓜干换来的高度烧酒。

“喜欢留笊子的亲戚都是最后去”,刘好兰的儿媳王丙兰说到,当时生活条件差,出门用的馒头都会走好多家亲戚,都是计划好的,一些亲戚往往会留下很多馒头,再去其他亲戚家就不够用了,这样的亲戚就最后走。

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生活条件逐渐富裕,大笊子开始逐步被提包所代替,馒头火烧也逐渐被水果和糕点取代,马路上也开始出现大金鹿牌自行车的身影。

而今,在农村,挎着笊子、拎着提包走亲戚的现象也日渐远去,使用笊子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孩子结婚时。出门走亲戚用的馒头火烧,被取而代之的是一箱箱地牛奶、八宝粥、营养品。家家户户差不多都开着汽车走亲访友,一天走四五家亲戚成为常事。

在下小路安丘市红沙沟段,一位在路边经营门市的店主称,年前进的瓜子和糖果都不够卖的,正月初二当天光牛奶就卖了三百多箱,库存都卖上了,又

去进的货。

一位奇瑞轿车车主停车买了一箱牛奶、一箱八宝粥,“这样更省事,不用为走亲戚带什么东西犯愁,早买下还怕放坏了;现在到处都有卖的,路上随时都可以买,到了亲戚家就把东西放下,也不用让来让去的。”

“明年还要到农村过年”

在城市生活久了,常听人们说:现在的春节越过越没劲了。从生活水平上说,年景是越过越好了,可是,春节的过法似乎少了些什么。过去的春节,在人们的心目中,融入了无限的留恋、回味和憧憬。

读小学五年级的李大明一直跟随父母在城市居住,今年是他农村度过的第一个春节。年除夕,大明就跟着叔叔身后忙前忙后的贴对联和过门;下午踏着泥泞的道路爬上坟祭祀祖先,忙得不亦乐乎。

大年初一早上四点,在一阵鞭炮声中,大明早早地就起床,一句话也不说的看着大人们煮饺子、烧香、烧纸祭拜天神;然后炒菜一家人吃年夜饭。六点刚过,换好新衣服,大明就伴随着叔叔一家二十余人浩浩荡荡开始拜年,小孩子在前面不停地放着鞭炮,大人相互拜年寒暄;偶尔遇见几位酒过三巡耍乎的乡邻,握着手一句话重复说个不停,很是热闹。

拜完年,一帮人都带着烧纸和鞭炮祭拜路神等各路神灵,鞭炮噼里啪啦响个不停。

随后,大人们聚到一起玩扑克、下象棋取乐。小孩子们放够了鞭炮,又回归到电脑前,轮流玩游戏,谁输了谁下台换另一个人,玩得不亦乐乎,看的更是聚精会神,还不停地建言支招。

与以往打电话、发信息拜年相比,农村过大年,让大明尝尽了新鲜。大明很是兴奋地说到,明年春节还要到农村过。

大年初一抢头香

文/片 本报记者 王述



上山祈福的香客络绎不绝。

大年除夕,很多市民都会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起来迎接新年的到来,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人选择在户外渡过,一提起千佛山祈福山会,每年都会吸引不少市民到香火鼎盛庙里拜拜抢头香,为的是新的一年开始了要讨个好兆头。2013年开年第一天,济南小伙赵墨便跟着他的一群朋友,选择了上千佛山抢头香,以求博得好运气。

“去年一家人大年三十坐在电视机前,一边吃团圆饺子,一边收看春节晚会,今年除夕夜我决定跟朋友们上山过年,抢个头香讨个好彩头。”赵墨说,除了想尝试改变以往过年的习俗,他也想为家人祈福,祈求新的一年家人健康、事业顺利。

所谓“上头香”,就是在大年初一这天头一个到寺庙里点燃香火,时间要早,最好是早上零点钟分,谁第一个将香插在庙里的香炉

里,就可为自己带来一整年的好运。“老百姓上头香,只是想图个吉利,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,吉祥如意,但那个时候老百姓家里没有闹钟,想上头香可不容易。”赵墨解释道。

原来打算年三十晚上11点多从家里出发的他们改为了晚上9点出门赶往千佛山,但没想到的是离着千佛山大门还有一段距离时就不走了,不是因为不想走,实在是进不去。为了司机着想,赵墨一行四个人下了车,打算步行到千佛山正门。好不容易随着人群一晃一晃地走到售票处,半个小时过去了,才买到入山的门票。

“来抢头香的人真多啊,我们四人挽着一起,生怕走散。”他说,当他们去的时候,手里提着钱纸、香烛、香等清静的东西直奔兴国禅寺门口的烧香处。凌晨一过,随着红色大门徐徐打开,几名保安闪出一条道路,排在前面的百余人蜂拥进入大门,然后一路狂奔进寺内大殿。

今年过年的方式,让赵墨很有感触,“总以为上山烧香拜佛的都是老年人的喜好,这次上山过年,他在许愿树下看到一个老外在许愿筒上写下自己新年的心愿,并且学着周围的游客一样用力向树上抛,让他觉得很新奇。”每逢过年有着很多有趣的民俗活动,也吸引着这群年轻人参加”。赵墨表示,来年他还是会选择上山过年。